一部充溢着血脉流淌与生命蒸腾的力作

——由《根脉》谈芦转萍小说创作之文脉

□ 马鸿宾

翻开芦转萍的《根脉》,不仅这部书的体重是厚重的,它的内涵也是沉甸甸。读来宛如一位老者在讲述一段既不远又不近的故事:三个小孩从村东口一路小跑回到村里,一口气十二层青石圪台……娓娓道来。

无疑,芦转萍是英文乡土感极重的作家。

她远在成都写汾阳,试想,乡土情商打折扣的人是不会这样千里姻缘一线牵的。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马克思说,自己从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所了解的法国比历史学家笔下所描述的要丰富得多。

小说背景基本都是以她的故乡山西汾阳为背景,故事、语言风格都极具地域腔调。其实,在中国现当代作家里,作家大都离不开乡土,贾平凹的陕西、莫言的山东、方方的武汉、王朔和冯唐的北京等等,而往往也是这些极具地域特色的作品,是带着我们认识这些作家的路标和密码。

芦转萍是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从她的学历和阅历看,她的小说应该是格非味的学者型的。然而,她一反其道,采用了一种平实的小说语言风格,通篇一以贯之。读起来让人觉得很现实,觉得生活就像她的书中描写的一样,静静地把人带入一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社会。

一眼可以看出,《根脉》的原型就是汾阳,她力图将美国公理会影响下的汾阳区域社会这面至今已破近百年的镜子进行重组,以求折射出当时的生活,反观今日的社会百态。小说以桃花镇、欲道河、泉口、城内为根据地,交替切换。美国基督教公理会把汾阳作为一个中心,传教的范围包括山西的中部,陕西的北部、内蒙古的南部鄂尔多斯,这片区域约有 7 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来,传教士曾经在这个历史时期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几乎在近代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可以看到他们活动的印迹。研究中国近代史,基督教的传入与扩散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小说的饥荒、鼠疫、毒品、教堂等骨干部分,一些教案、药店、桃花镇的故事和启山、俸先、祥雨等主人公人物人物就是这样形成的。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个世界,里面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作者一方面有一颗坚强的、具体的、无处不在的世俗心;另一方面,作者写出很多东西,其中绝大部分是不必、也不可能亲身经历的,这就要借助于作家的想象力来完成。想象的幅度越大,越是需要依赖现实生活中的个人经验,才能够把这大幅度的跳跃、使这之间形成的巨大鸿沟填平。由此,它是以社会生活为题材的所谓“新写实”作品和以历史生活为题材的“新历史”小说同时交叉进行,一纵一横形成了这部作品。这样说,这部书是纯文学的写作,是人世的,用汾阳有限的社会涵盖了中国以至世界无限的风景。从民族的命运到个人的命运好像是流动的河,一条大河无法视而不见。

小说从1889年文阿德传教士来汾阳写到1949年60年间所发生的大事;大致主要写了三代人的故事(启山母亲老太太这一代可忽略不计),从启山这一代写到他的儿女家祯、家祺、清云、清月到孙辈傅佐,把老一代人一个个送下去,又把下一代人一个个扶起来。

吸引我的另一个原因,是她的写作对象启山和祥雨,启山母亲老太太、药店俸先、磨工黎树林、启山母亲的侄儿士成、总管张世英、牙行曹掌柜等大抵都是社会小人物生活中的浮沉琐事,但她的笔却极其尖刻,能够在一篇小说中揭露人性的基因,探讨与神对话的深层次话题,可以说得上是小处着眼,却包涵着大气象、大悲悯。不过,这些我说的是他越到后来的小说,所呈现出来的气质。

小说的结构与我说她的语言风格是一致的。故事情节的衔接自然,文中采用了不少回忆或插叙,如,前面说:“我早就见过”接下来说:“他说的这个早是有根据的”引出一段启山和祥雨在娘娘庙初见时的情节。篇章结构,在摆脱了形式对她的束缚之后,从小标题到内文,句式极不讲究,小标题或四句式、多句式,信手拈来;结构也如此,如同一扇门想开就开,想合就合,写得那么随意、和谐又极其巧妙地把哲学、宗教、思想融合在一起,仿佛一切都是偶然,一切又似乎是无法逃避的必然。

此作,有大浪淘沙,有蛐蛐小溪。特别是一些细节的描写,有的也可以说是与主题不直接关联的所谓闲笔,比如,写一桌酒菜的丰盛,写一个人穿着的贵气,写汾阳婚丧嫁娶的风俗,她不急于把结果告诉你而是引导你留意周围的一切这种由闲笔而来的叙事耐心丰富了作品的想象空间。小说作为命运的交响曲,如果没有这些细部的音符,恐怕是奏不出好的音乐的。但是,正如田文海说的,每一处文字几乎都不能跳过,隔一两页,你就接不起来。

心理描写也是不乏见的。比如,启山和祥雨结婚时,祥雨在红盖头下对启山在当下会发生的种种能作了很多心里猜测。

无意中起到了三八八席、四盘八碗、申明亭、宝泉益酒坊等当地名优特产的宣传。

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多关心社会、现实、国家、人伦,也就是《桃花扇》的传统,少有宇宙、人生的终极追问,也很少有自我醒悟的忏悔精神。当义和团在汾州南开社屠杀传教士的教案发生后,作者按捺不住激动的心绪,口若悬河,既揭发人心的罪恶,也阐明罪恶中可能埋藏的光辉,不仅能看到善对恶的审判,也能看出恶的自我审判,终归于他对人性的宽容。

掩卷长思,禁不住令人浮想联翩。掩卷之后常常要想一个问题:这部书表达了怎样的思想?这部书要表达的主题思想,正如封面开宗明义:接人根脉,只为民族生生不息;传承文化,才使真正的根脉不断!

七夕节献词(外一首)

□ 王春雷

七夕节的这一天,我只想
搭乘一只鬓首的喜鹊
到波涛汹涌的天河,看看天阶夜色
到底有多凉

我想打一壶汾酒
把西王母派来的天将,灌醉了
让牛郎和织女多拥抱一会儿,或者最好
乘机逃回春华秋月的美好人间

我还想高清晰地录一段像
看看他俩,怎样泪飞顿作倾盆雨
看看有多少狂欢的喜鹊
点点飞坠,在他俩的缠绵中化作黑烟

七夕节的四更天,回到人间后
我想在庭院的豆架下,大哭一场
因为我发现,牛郎和织女的爱情
比泰坦尼克号更惊艳
比罗密欧与朱丽叶,更古典

因为我发现,我偷回的甲骨文上
有牛郎的一首诗,织女来不及看到
我在抄录的时光里
一万次地哭断肠

七夕

它们说一年的泪水都凝成了化石
它们说四季的思念都风干成浮雕

它们说日子就是这思念的砖瓦
它们用一年的酸楚,搭起了今夕
相会的浮桥

它们说不用哭啦
天河里会涌起倾诉的波涛
它们说小雨淋湿了所有问候
所以,今年的心事告诉了阶前的芭蕉

它们说回去吧
伤心的拥抱颤抖了鹊桥
它们说鬓首的喜鹊们
今晚会走过所有劫难
在人间摇曳的红烛里
托生为甜蜜羞涩的阿娇

它们说珍重今夕吧
泪光中的幸福时刻
人间还有少女们乞巧
还有许多怨偶,风花雪月
是今生漫长的煎熬

诗咏吕梁非遗文化(之七)

□ 梁大智

交城狐公鼓

祭祀开锣一路鸣,焚香乐鼓念歌行。
千年赤地千年旱,百里荒沙百里莹。
神殿狐公祈降雨,青州岁熟富民生。
甘霖几度融乡事,紫陌东篱舞古城。

柳林鼓则秧歌

黄河岸畔波涛涌,秦晋犹听鼓则声。
形似威龙腾霹雳,势如猛虎露峥嵘。
金鞍紫绣轻罗舞,玉勒红霞翠冠缨。
浅步香尘随入画,云山腔韵醉心情。

交口县吐京羊皮鼓舞

羊皮鼓舞吐京人,祈雨驱邪拜古神。
汉服山民头扎柳,白袍首领脚生春。
呢喃几度听呼喊,豪放犹曾品酒醇。
地域风情传万代,丰收时节润良辰。

孝义活步大架太极拳

刚柔形意总相牵,日月乾坤一线悬。
流水潺潺迎雨露,行云朵朵掩风烟。
阴阳合璧玄机悟,虚实双宜奥妙诠。
手转昏晨追白鹤,怀中常拥地和天。

文水新午拳法

太极拳宗万里扬,八翻手上著文章。
撑天正气乾坤满,踏地忠诚浩宇藏。
锋刃划云惊闪电,弯弓劈雾裂虹光。
梦回吹角连营处,长剑雄风震四方。

文水民间花鸟字

圣皇遗作见奇篇,飞鸟留书写古缘。
字里藏花成雅趣,画中隐字醉云烟。
龙腾山水三关雨,凤舞灵禽九重天。
色润千家情韵在,妙凝一纸弄琴弦。

汾阳手工木雕匾额

民俗传承润古今,中华文化降甘霖。
诗文辞赋凝深意,书法精雕炼薄金。
宫殿楼堂添雅韵,宅门亭阁论规箴。
芝兰入室祥和愿,忠厚传家福运临。

孝义插酥包子

不上蒸笼上烤箱,插酥包子惹人香。
五花羊肉精心选,九种调和妙手装。
十八褶中容美味,大千界里纳芬芳,
虽言司马寻常物,深巷犹思情韵长。

孝义市柿叶茶

采来柿叶注馨汤,甘润泉花绿玉妆。
一煮一壶浓郁味,九蒸九晒雅淳芳。
云飞野岭含英醉,雾绕山坡品睿阳。
晓梦悠然兰馥意,仙风吹处见潇湘。

交城县黄芥子油

老油坊里有歌声,聚盛品牌犹显诚。
色泽金黄经世誉,清香醇厚久闻名。
当年抗战支前捷,今岁惠民生意荣。
古艺繁葩人乐道,秘方几度酿晶莹。

狄青传说

一朝雄杰挽天弓,铁马金戈雕月空。
面涅将军凝浩气,沙场勇士贯长虹。
冲锋陷阵昆仑捷,精读兵书实战功。
卒谥武襄崇礼遇,惊临宠辱见精忠。

吕梁黑瓷

青花釉厚巧堆脂,墨染流风落韵姿。
天目庄严沉古穆,黑瓷素雅缀金丝。
岩浆潇洒云霞舞,紫石端闲乌盏遗。
北苑春情探璧玉,遮藏酒瓮醉荷池。

吕梁医药

医精药正见诚心,妙手回春在杏林。
绝技神方赢百姓,灵丹仙术值千金。
功同岐伯华章意,名盖时珍本草吟。
善举博施成雨露,悬壶济众降甘霖。

吕梁非遗

华夏文明史韵长,非遗宝库漫芬芳。
手工技艺留精粹,口叙奇文出令章。
戏曲民音歌伴舞,梅花篆字福融祥。
人生礼俗千秋赋,岁月悠然入画廊。

梁大智 摄

庆生(外一首)

□ 彼岸

姑且不说杳冥之中
那个万万里挑一的精子
你深受上苍的垂青
你代表一个伟大的胜利

至少应该知道
有的时代
人工流产无罪
也无须受谴责

庆生的蜡烛
一次又一次点燃
只是昭示一个道理
吹灭容易

祝你生日快乐
是希望你善待每一天的
我们只是在出生纪念日
再次说出父母亲当初的心意

煮

煮菜煮饭
煮豆煮肉
煮茶煮酒
煮英雄和狗熊

刚刚还是车水马龙
人声鼎沸
转眼间静悄悄的
星月如灯

想吃就煮吧
善待这些被煮的命运
最好
加一些适口的调料
用一些般配的碗

忘了(外两首)

□ 建伟

收起芒鞋竹杖
收起布衣斗笠
别再寻找世外桃源
长江水长流
我的语言荒凉
黄河水黄
我的言语哽塞
家乡还是家乡
那个偏僻的村庄
害怕 恐惧才筑起了墙
假如还未成仙
请继续一日三餐
不用回头
你犹豫着一直蹲在岸边
加持的咒语 昼夜鸣响
提醒你我忘掉自己
忘了时间

我们有了接班人

机器轰鸣 金属工具撞击出声
烟气直冲高空
一色的工衣 让大家混淆
偶尔脸上沾点黑 才可以区分
思想凝固 培训 再培训
我们成了准点的时钟
每天精确踏着秒针
厂歌整齐 吼出统一的声音
不是凋零的旋律 却木然在时光中
据说 科学家有了新的发明
智能机器人将取代我们
该庆祝还是庆幸?
或者……

惊险之后

窗外阳光洒满
想出去转转
亲历了一次惊险
整整一天 一个人呆着
溜街 逛商场 去品读时尚
没购物 那是女人的事情
珍惜就是珍惜 无常就是无常
二者没有什么关联
吓人的一瞬
还在脑海里浮现
再熟悉的人 都是不同的轨迹线
和天上的星星一样
不会轻易相撞 互相照亮相互温暖
碰见老温 一个又一个漂亮姑娘
爱说话的保安
都属于偶然 如此理解惊险

庞泉沟的杉树

□ 李春彬

庞泉沟自然保护区早已闻名,但一直未能一睹其胜景,尽管离县城并不远。

对于庞泉沟的印象,开始时是在朋友们的言语中,再后来就是搞摄影朋友们的作品中,若说到真正亲临其境,还是前段时间的四县采风活动。

这次采风活动,选在十月中旬,因而取名重彩金秋,这也是多年以来难得的一次活动。我们一行三十人乘一辆旅行车向庞泉沟驶去。去庞泉沟是我们这次采风活动的第二站。前一天经文峪河水库南边的省级公路进山,在三道川逗留一日后,转入二道川。二道川的尽头就是庞泉沟,路过庞泉沟是去到方山县的捷径。

金秋,毕竟是金秋,的确如重彩染就。只要你没有失去对色彩的感觉,当从车窗看到两旁景致时,你不得不为之惊叹。沿途波浪起伏的山坡早已不是光秃的外形了,也不是夏季里一片单调的翠绿了,它着了五彩的盛装,那么娇媚,那么可人。那层层叠叠的树,经过几个月的成长,好像都变了,都在努力地展现着自己的容颜。看,有的深黄,有的淡黄,有的橘黄,有的金黄,有的赤红,有的深赭,有的还保持青翠的深绿……这样丰富的色彩,让多年调朱弄粉的画家们都有些无措。这色彩怎样来调呢?

沿途的景色是那么美,然而都匆匆地过去了,由于视线遥远,就连沟中似一个个颜色小点的牛羊都无暇顾及,只任它散在于一掠而过的斑斓的彩带中,消失了。

如果说一路上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惹眼的秋色,那么真正身临庞泉沟时,给你的就是触觉、视觉、听觉、嗅觉的总体感受。

当车过了庞泉沟标志牌,没过多时,气温就降了下来。一股飕飕的冷气扑面而来,人们不由得打一个寒噤。向四围看,那树已不是路上看到的矮矮的散见的不成材的树了,而是株株参天,遮天蔽日。色彩也与路上远观大有不同,那杉树的叶子仍旧绿着,落叶松却现了红色,而杨树叶竟是黄灿灿一点一点粘在了树枝上。那更令人可爱的桦树,叶子早已全落了,但树杆却有一种异样的表现,横纹的桦皮,有的卷了起来。在那些纵势发展的树林中,这种横向的树纹,简直就是一种点缀,让人感觉那么特别。而当你透过这些树向纵深观望时,却又是一种幽深的感觉,倍感深邃与神秘。这时,你如果细细地听,小溪潺潺的流水声,风吹动树叶的哗哗声,便会传入你的耳鼓。你若再做几次深呼吸,便又可闻到清香的草木气息。有松树的香气,有杉树、杨树的气息,还有树根下面湿湿的腐质的泥土气息……这哪是人工建成的公园可比的呢?这种原生态的生存环境,直给人以一种久违的感动,原来人是完全可以抛弃现代化的牢笼,而接受大自然怀抱的亲昵的。

同行的朋友们拿起相机,找猴子合影。有人劝道,别惹这猴子,它会抢你的相机的,抢到手就会摔在地上,这种事以前曾发生过。于是大家都把机相攥得紧紧的。

我们几个画画的朋友没顾上看猴子,拿出画夹画了起来。

最引我注意的是一株云杉,因为我对它的高大惊叹不已。以前只在电视上看到过,这次亲眼所见,感觉它是那么高,那么大,高得都接上了云天。而向两旁伸展出的树枝,又是那么精巧,一层一层,有条不紊,直直地伸向四周。树冠下边稍大,至顶渐小,形成一塔形。它与周围的杨树、落叶松相比,那完全就是老大的气派。如果你要构图作画,它一定就是主树,其他的树种只可当作陪衬,只可被它左扶右携,遮挡掩映。这样挺拔的气概,拿什么来比喻呢?我想了好久,想不出来,只让画笔在纸上不停地动着,用简练的笔调画下了它的外形。顶着天边,伸出地边,整整占据了一页画纸。

在我的散文中,我曾多次提到树。这都源于我对树的喜爱。我觉得许许多多以各种姿态生长在种种环境中的树,就是社会上各类人的写照。田野中平凡的杨柳树,它们质朴如农民;果园中有依有靠的桃李树,它们丰盈如妇女;而园林中惹人喜爱的梅树花树,它们是养尊处优的贵妇。不管怎样,它们都占据着一定的社会地位,默默地生存着,先不说是优裕还是艰苦。而野生在原始森林中挺拔高耸直入云端的杉树,又是一种怎样的地位呢?谁来给它们定位?它们独异于那些树的气度与品格,又将得到人们怎样的评价呢?它们的坚韧,是这凌厉寒风造就的吗?它们的高大,是这大自然浩大之气长养的吗?它们从容伸展枝条的神态,是与其共生共长的同类在这原始生存环境中共同锤炼成的吗?我似乎找到了为什么伟人成其为伟人的理由。

我停下画笔,凝神仰望这杉树,头脑中却现出了记忆中的许多其它树。觉得它们的存在是否太过柔弱了,它们的生存是否太过安逸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令我的心中一阵惊悸。究竟这现代文明对人类而言是进步还是退化呢?

一个小时的参观时间已到了,领队组织人们上车。我也合上速写本登上了汽车,然而那杉树的影子却印在了大脑中,久久不散。我在想,它将给我的人生怎样的启示呢?